

資州直隸州志卷首之二

聖訓

謹按書曰大哉王言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蓋聖謨洋洋至治洽焉我

朝

聖

聖相承

恩綸疊沛

鴻文典誥因時布宣凡在臣民允當法守欽遵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一

成憲錄為首編以誌尊崇儼恪之意爾

聖祖仁皇帝上諭十六條

康熙十八年

敦孝弟以重人倫

篤宗族以昭雍睦

和鄉黨以息爭訟

重農桑以足衣食

尚節儉以惜財用

隆學校以端士習

黜異端以崇正學

講法律以儆愚頑

明禮讓以厚風俗

務本業以定民志

訓子弟以禁非為

息誣告以全善良

戒匿逃以免株連

完錢糧以省催科

聯保甲以弭盜賊

解讐忿以重身命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一年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使釐剔弊端務令風教修明賢才蔚起庶幾樸棧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爾諸生積錮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章學術事功源委有叙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二

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考業勿雜荒誕之說取友親師悉化驕盈之氣文章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衿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弗淑行已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長或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扑濫竊章縫返之於衷寧無媿乎况乎鄉會科名乃掄才大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真才實學何患困

不逢年顧乃標榜虛名暗通聲氣夤緣詭遇罔顧身家
又或改竄鄉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
端深可痛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厥初拜
獻便已作姦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
其秉公持正爲國家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
用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學
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榮卽
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志寧俟他求哉若乃視爲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頑無
知終不率教也旣負栽培復干咎戾王章具在朕亦不
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學外而直省鄉校凡
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
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
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諭知州知縣

雍正元年

朕爲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
始基也貢賦訟獄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

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鄙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四

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已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朕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

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徇私逞欲
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
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
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
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
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
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
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叅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五

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
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
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
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
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

諭開墾

雍正元年

上諭朕臨御以來宵旰憂勤凡有益於民生者無不廣
爲籌度因念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土地所出僅可
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維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爲業惟

開墾一事於百姓最有裨益但向來開墾之弊自州縣以至督撫俱需索陋規致墾荒之費浮於買價百姓畏縮不前往往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各省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地宜自墾自報地方官不得勒索吏胥亦不得阻撓至陞科之例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著爲定例其府州縣官能勸諭百姓開墾地畝多者准令議敘督撫大吏能督率各屬開墾地畝多者亦准議敘務使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以副朕富民阜俗之意特諭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六

諭勸農

雍正二年

上諭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厯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來戶口日繁而土田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穫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畯日在田間皆爲課農設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也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諮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

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爲勤矣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斤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

踴躍爭先人力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督撫等官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不可也

諭教士子責成學臣教職

雍正四年

上諭爲士者乃四民之首一方之望凡屬編氓皆遵之奉之以爲讀聖賢之書列膠庠之選其所言所行俱可爲鄉人法則也故必敦品勵學謹言慎行不愧端人正士然後以聖賢詩書之道開示愚民則民必聽從其言服習其教相率而歸於謹厚或小民偶有不善之事卽

懷愧恥之心相戒勿令某人知之如古人之往事則民風何患不淳世道何患不復古耶朕觀今日之士子雖不乏閉門勤修讀書立品之輩而蕩檢踰閑不顧名節者亦復不少或出入官署包攬詞訟或武斷鄉曲欺壓平民或違抗錢糧藐視國法或代民納課私潤身家種種卑污下賤之事難以悉數彼爲民者見士子誦讀聖賢之書而行止尙且如此則必薄待讀書人而並輕視聖賢之書矣士習不端民風何由而正其間關係極爲重大朕自卽位以來加恩學校培養人材所以教育士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八

子者無所不至宜乎天下之士皆鼓舞奮興爭自濯磨盡去其佻達之習矣而內外諸臣條奏中臚列諸生之劣跡請行嚴懲者甚多朕思轉移化導之法當先端其本源教官者多士之儀型也學臣者教官之表率也教官多屬中材又或年齒衰邁貪位竊祿與士子爲朋儔視考課爲故套而學臣又但以衡文爲事任教官之因循怠惰苟且塞責漫不加察所以倡率之本不立無怪乎士習之不端而風俗之未淳也朕孜孜圖治欲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皆向風而慕義革薄而從忠故特簡督

學之臣慎重學臣之職欲使自上而下端本澄源以收實效也凡爲學臣者務使持公秉正宣揚風化於教官之稱職者卽加薦拔溺職者卽行叅革爲教官者訓誨士子悉秉誠心如父兄之督課子弟至於分別優劣則至公至當不涉偏私如此各盡其道則士子人人崇尚品詣砥礪廉隅且不但自淑其身而羣黎百姓日聞善言日觀善行以生其感發之念風俗之丕變庶幾其可望也特諭

諭老人

雍正四年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九

上諭朕覽戶部奏銷本章見恩詔內給賞老人一項直隸各省七十以上至百歲以上老民老婦共一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賞給絹布等件價銀共八十九萬餘兩米一十六萬五千餘石等語凡此老人但就民人而言如仕宦紳士商賈僧道皆不入此數之內洪範以壽居五福之首而昔人稱七十爲古稀誠以壽爲難得而可貴也乃今日老人之多至於如此皆由我皇考聖祖皇帝六十餘年以來深仁厚澤休養生息凡山陬海澨僻壤窮鄉無不沐浴

鴻慈涵濡大化太和翔洽壽國壽民所以期頤耄耋龐
眉皓首之人至數百餘萬之多所謂老者以壽終幼孤
得遂長者皆我

皇考之賜也從此益加培養日積月累則民間之享高
年介眉壽者更不知如何之衆矣此等老人躬際昌期
年登上壽大抵皆居心忠厚力行善事之人卽或有一
二年少時未盡醇謹者亦必中年暮齒能自悔悟之人
蓋一念修省卽荷上天福祐也是國家有培養之恩亦
由本人能修善以祇承之非倖而致之者也爾等百姓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十

觀百年之盛事當歡忻鼓舞謹身修德以迓天庥父與
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弟友恭夫婦和順比閭族黨之
間相親相愛無詐無欺革薄從忠循分守法盡除乖戾
之氣爲國家淳樸善良之民則天地祐善錫福長享遐
年此必然之理也但生齒日盛食指繁多則謀生之計
不可不講爾等百姓當重農桑以順天時勤開墾以盡
地利務本業以戒遊惰謹蓋藏以裕久遠而且節省食
用愛惜物力毋縱奢侈毋競紛華毋任意靡費以耗有
用之財毋但願目前而忘經久之計朕以勤儉先天下

宮禁之中於食餘之物皆不忍棄必令人檢取收貯之數年以來所貯米粟至數十石之多朕臨御萬方尙多方樽節愛養以爲加惠元元之本爾等小民安可縱口腹之所欲而忘物力之艱難乎爾等誠能體朕諄諄訓誨之意敦善行則心體安務本計則俯仰足惜財用則家室裕人心和樂風俗醇美同爲壽考之人長享昇平之福豈非朕之所厚望哉著該部將朕此旨轉發直省督撫通行所屬郡縣鄉村咸使聞知特諭

諭利弊辨

雍正四年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十一

上諭帝王體國經邦政治所施惟準乎道理之至當寬嚴賞罰各得其宜若一涉利弊二字便入於私是以孟子云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蓋仁所以休養安全義所以裁成化導也朕自承大統四年於茲凡政教皆遵法
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一年

聖謨宏遠

剛旨周詳紀綱法度靡不備舉特當時臣下或有陽奉陰違不能實力遵行者或有事經歷久漸至廢弛者朕

在藩邸時知之甚悉卽位以來仰體

皇考仁育義正之心屢降明旨諄諄誥誡無非欲內外
大小臣僚咸恪遵

皇考之良法美政實心奉行以共成久安長治之盛是
朕所行之政皆

皇考已行之章程所申之令皆

皇考已申之寶訓實未嘗有所減省增益也特以歷年
既久新進疎遠之臣未能悉知見朕所施之政令遂以
爲從前所未有而淺陋寡識之人往往於陳奏內有衆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利皆興諸弊盡除等語朕經理天下凡用人行政悉本
大中至正之心事至而應惟理所當然從無計及利弊
之私意如謂興利除弊則凡平治道路疏濬河渠修葺
城垣開墾田畝此國家經理之常典而可謂之興利乎
年歲豐歉不齊設有水旱爲之賑饑平糶蠲賦緩徵此
朝廷軫恤之恆政而可謂之興利乎老人應賜以衣食
則賜之孤獨應恤以錢糧則恤之勸以孝弟本小民自
有之天良助以耕桑因閭閻各盡之職業而可謂之興
利乎至於盜賊姦宄法所應誅貪官污吏法所應黜豪

紳劣衿法所應鋤而謂誅盜姦黜貪污鋤豪劣爲除弊可乎情罪重者予以刑辟情罪輕者予以矜釋此又可爲除弊乎欲正民風而端士習不得不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也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念習俗之流於奢靡也朕躬爲節儉以身示天下慮農人之惰於南畝也朕親爲耕藉以身先天下將以此爲興利乎抑除弊乎夫存興利之心卽有不利之害有除弊之意卽爲啟弊之端由此類推治道安得有利弊之名朕又何嘗有興利除弊之舉也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皇考六十餘年有豐功偉烈布在方冊皆因事治事以人治人從不居興利除弊之名而以此頌揚朕之政事朕實不敢當朕亦不願當也外省督撫諸臣未能深悉朕意爲此曉諭知之

諭舉貢生生員

雍正五年

上諭從來爲政在乎得人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蓋賢才登進在位者多則分猷效職庶績自能就理而民生無不被其澤也朕卽位以來加意旁求凡所以延訪擢用之道盡朕心力如現任官員及候補候選科目諸

人每特令薦舉遴選引見廣開錄用之途冀收羣策之力又念各省學校之設原以養育人才爰命學臣保舉賢能升聞於朝以備任使乃直省學臣所舉人數不多又多草率塞責不能副得人之實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直省府州縣學貢生生員多者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其中豈無行誼醇篤好修自愛明達之士乎著知州知縣官會同各該學教官將府州縣之貢生生員內居家孝友行止端方才可辦事而文亦可觀者秉公確查一學各舉一人於今年秋末冬初申報該上司奏聞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四

請旨其或僻遠中學小學實無可舉者令知縣教官出具印結該督撫查實奏聞朕因廣攬人材舉此曠典所以黜浮華而資實用州縣教職等官爲一方師長選賢薦能乃其專責倘敢有輕忽之心虛應故事濫舉非人者定照溺職例革職若或徇情受賄則又加倍治罪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亦照此例將人品端方通曉漢文者著該佐領各舉一人如不得其人之佐領亦具印結令該都統彙齊奏聞請旨庶使潛修篤行之士得以表見而國家亦收得人之效矣特諭

諭禮義廉恥辨 雍正五年

上諭近因考試新科進士以宋儒所云士人常有禮義廉恥句爲論題諸進士試卷進呈朕躬自披覽見其文藝之工拙優劣固有不同然大槩皆詞章記誦之常談見解卑淺識量狹隘未能真知題中之理蘊而實有發明蓋所言止於儀文末節而已非禮義廉恥之大者也朕則謂古人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者蓋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皆範圍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而士人貴有禮義廉恥之說所指甚遠所包甚宏上之爲人君下之爲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十五

人臣皆當求其大者以爲務而不可屬於儀文末節之間以禮言之如化民成俗立教明倫使天下之人爲臣者皆知忠爲子者皆知孝此禮之大者也進退周旋俯仰揖讓此禮之小者也以義言之如開誠布公蕩平正直使天下之人無黨無偏和衷共濟此義之大者也然諾不欺出入必謹此義之小者也以廉言之理財制用崇儉務本使天下之人家給人足路不失遺盜賊不生爭訟不作貪官污吏無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簞食豆羹一介不取此廉之小者也至於以恥言之爲人君者

憲天出治誠和萬民則當以一夫不獲其所爲恥爲人
臣者行義達道兼善天下則當以其君之不爲堯舜爲
恥若夫迂拘曲謹如鄉黨自好之類不失言於人不失
色於人此乃知恥之小者耳曾何足以盡有恥之道乎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而其道曾不外於禮義
廉恥之四端士人者必當以天下爲己任其身卽爲臣
之身而有致君之責者豈可徒知禮義廉恥之小節而
不知禮義廉恥之大者乎夫禮義廉恥由一端之小者
擴而充之皆可以保四海然必知其大者而務之自可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六

不遺於其小若或徒窺小節而不知其大則迂拘曲謹
止圖檢束一身而不敢任天下之重此細民之行而非
士人之道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其可不勉自
奮立乎朕引見新科進士之時卽欲面加訓諭因天氣
炎熱恐伊等暫時跪聽不能悉心領會今特詳爲宣示
朕願與大小諸臣交相儆勉詳思禮義廉恥之大者身
體力行則人心風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幾
其可復也特諭

諭人子毋毀傷肢體

雍正六年

上諭覽福建巡撫常賚奏稱羅源縣孝子李盛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盛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爲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乃有以此要譽者是先儒論及此者屢矣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冰或致凍死恐民倣倣不准旌表伏思我世祖皇帝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七

聖祖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爲善而於此例慎予旌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爲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念孝道爲至宏不可以毀傷爲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

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此皆言人子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尙以爲憂設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怒而矜之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六

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憐愛又當如何也豈有以已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充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惕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啟後負荷甚鉅若舍身殞命於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爲孝也况人子於親本乎天性尙能盡至誠純孝

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爲一
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剖股以爲回
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
以驚世駭俗之爲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
從一之義醮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
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爲人
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
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遂己而守貞者
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九

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爲
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
姑則當奉養以代爲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
爲父之道他如修治蘋蘩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
得以一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
婦不在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捐生與割肝剖股之愚
孝其事相類假若倣倣者多則戕生者衆爲上者之所
不忍也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著地方有
司廣爲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

子節婦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爲正理則倫常之地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矜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有不愛軀命蹈于危亡者朕亦不槩加旌表以成閭閻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思之思之特諭

詔禁賭博

雍正七年

上諭游惰之民自昔治天下之深惡若好爲賭博之人又不止于游惰而已荒棄本業廢盡家貲品行日卽于卑汚心術日趨于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制其奴鬪毆由此而生爭訟由此而起盜賊由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爲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也大凡爲不善之事者雖干犯功令猶可得微利於一時而獨至賭博則今日之所得明日卽未必能保若合一年數月而計之勝者與負者同歸于盡此天下人所共知者而無如邪僻之人一入其中卽迷而不悟且甘爲下賤而不辭者大可悲矣數年以來屢降諭旨嚴禁而此風尙未止息者則以製造賭具尙有其人而有司之禁約未會盡力也百工技藝之事可以獲利營生者何事不可爲而乃違條犯法製此壞風俗惑人心

之具其罪尙可言乎嘗思賭博之風所以盛行者父兄爲之子弟見而倣之主爲之奴僕在旁見而倣之甚至婦人女子亦沉溺其中而不以爲怪總因習此者多故從風而靡者衆也假若嚴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則日積月累後生子弟無從而見卽無從而學此風自然止息無俟條教號令之煩矣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責而乃悠悠忽忽視爲平常安辭溺職之咎今特定本地官員勸懲之法以清其源嗣後拿獲賭博必窮究賭具之所由來其製造賭具之家果審明確有証據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出於某縣將某縣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畱任督撫司道各降一級畱任如本地有私造賭具之家而該縣能緝獲懲治者著加二級知府著加一級督撫司道等官著紀錄二次將此勸懲之法永著爲例於雍正庚戌年爲始著該督撫通行曉諭使城邑鄉村及遠陬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諭重農

雍正七年

上諭自古帝王致治誠民莫不以重農爲首務書陳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詩載豳風備敘田家之力作論語

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緩也蓋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農事者帝王所以承天養人久安長治之本也我國家撫綏寰宇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休養生息戶口日增生齒益繁而直省之內地不加廣近年以來各省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過州縣數處耳而米價遂各覺漸貴閩廣之間頗有不敷之慮望濟於鄰省良由地土之所產如舊而民間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價昂此亦理勢之必然者也夫米穀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爲養命之寶既賴之以生則當加意愛惜而不可存輕棄之心且資之者衆尤當隨時撙節而不可縱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覺其少而積少成多便可多養數人若數人如此則所積豈不更多所養豈不更衆乎養生家以食少爲要訣固所以頤神養和亦所以節用惜福也况脾主於信習慣便成自然每見食少之人其精神氣體未嘗不壯此顯而可見者至於各省地上其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不妨種他物以取利其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則當視之如寶勤加墾治樹藝菽粟

安可舍本而逐末棄膏腴之沃壤而變爲果木之場廢
糴殮之涸產以倖圖贏餘之利乎至於烟葉一種于生
人日用毫無裨益而種植必擇肥饒善地尤爲妨農之
甚者也小民較量錙銖且但顧目前不爲久遠之計故
當圖利之時若令其舍多取寡移重就輕必非其情之
所願而地方官遽繩之以法則勢有所難行轉滋分擾
惟在良有司懃懃懇懇諄切勸諭俾小民豁然醒悟知
稼穡爲身命之所關非此不能生活而其他皆不足恃
則羣情踴躍不待督課而皆盡力於南畝矣朕聞江南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江西湖廣粵東數省有一歲再熟之稻風土如此而仍
於乏食者是地土之力有餘而播植之功不足豈非小
民習於怠惰而有司化導者有未至耶或者曰米穀太
多則價賤而難於糶賣昔人有穀賤傷農之說諺語所
謂熟荒者此則不必過慮假若小民勤於耕作收穫豐
盈至價賤而難於出糶朕必多發官價以糶買之使重
農務本之良民獲利而有餘貲也朕生平愛惜米穀每
食之時雖顆粒不肯拋棄以朕玉食萬方豈慮天庾之
不給而所以如此撙節愛惜者實出於天性自然之敬

慎並不由於勉強且以米穀乃

上天所賜以生養萬民者朕爲天下生民主惟有敬謹
寶重仰冀

天心默祐雨暘時若歲獲有秋俾小民家有蓋藏人歌
樂土朕旣爲億萬生民計不敢輕忽天貺爾等紳衿百
姓獨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乎朝夕生養之需旣受
上天之賜若果加意愛惜隨時撙節則天心頻頻賜賚
長享盈寧之福若恣情縱欲暴殄天物則必上千天怒
不蒙賜賚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其理豈有爽哉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二

又聞江西廣西地方竟有以米穀飼養豚豕者試思穀
食之與肉食孰重孰輕孰急孰緩而乃以

上天之所賜小民終歲勤苦之所獲者爲豢養物類之
用豈不干天和而輕民命乎朕所以惓惓訓諭者惟期
天下之人專務本業以杜浮糜愛惜物力以圖久遠其
體朕敬迓

天庥勤恤民隱之意則爾等家室必益至於豐饒爾等
子孫必永綿其福澤思之思之毋忽朕言著將此曉諭
內外官民人等並通行遠鄉僻壤咸使聞知特諭

欽定訓飭州縣規條諭

雍正八年

上諭牧令爲親民之官一人之賢否關係萬姓之休戚故自古以來慎重其選而朕之廣攬旁求訓勉告誡冀其奏循良之績以惠我蒸黎者亦備極苦心矣惟是地方事務皆發端於州縣頭緒紛繁情僞百出而膺斯任者類皆初登仕籍之人未練習於平時而欲措施於一旦無怪乎徬徨瞻顧心志茫然卽採訪咨詢而告之者未必其盡言無隱此古人所以有學製美錦之歎也向以大學士朱軾左都御史沈近思外任多年周知地方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五

利弊雍正二年會令二臣商著規則以爲州縣之南車乃書未就緒而沈近思物故邇年以來朱軾復時多病此事遂至遲延去年始降旨委諸總督田文鏡李衛今二臣各抒所見繕錄諸條以進朕親加披覽見其條理詳明言詞剴切民情吏習罔不兼該大綱細目莫不備舉誠新進之津梁庶官之模範也在二臣各就其所閱歷者而言繁簡同異之間不必一致而慎守官方勤恤民隱興利除害易俗移風其大旨則一而已矣爰就本文付之剞劂頒賜州縣官各一帙俾置之几案間朝夕

觀覽省察提撕治效未臻必思所以勉之弊端未革必思所以去之本之以實力毋始勤而終怠毋靜言而庸違如此則不但國家得司牧之賢草野有父母之頌而爾等身膺顯擢叨被榮光福貽子孫名標史冊豈不美歟特諭

令實報收成分數

雍正十三年十月

上諭洪範庶徵凡雨暘之愆和闕人事之得失所以著感應之理使修人事然水旱之災雖堯湯不能免惟有勤恤民隱竭力補救可以化災沴而成太和總在積至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誠以昭假不可萌一念之欺罔也督撫身任封疆重寄奏報收成分數乃關係地方民命必確實無欺始得議行蠲賑以甦民困朕平日畱心此事見各省陳報收成分數或有只據一方豐收數目爲定雨水過多之處以高阜所收爲準亢旱時有之年以低下所穫爲準並不分析某處豐收某處歉穫其意祇圖粉飾以邀感召和氣之名而不知卽此一念欺罔己爲獲罪於君獲罪于民而獲罪于天矣朕豈肯姑貸此等督撫以爲民害耶嗣後務各警省所奏報各地方收穫分數不得絲毫假

飾以千重戾特諭

勅州縣力查賭博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上諭民間惡習無過於博戲有或陷溺于其中則子弟欺其父兄奴僕背其家主逃人盜賊之源鮮不由此又有市井奸宄三五爲羣聚黨鬪狠爲患于鄉里或強爭市肆或凌挾富人朝懼官法夕復逞兇其惡不減于劫盜至于牛爲農事之本民賴以生故惟

郊壇

宗廟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社稷

獄瀆之重乃用太牢而愚民妄肆宰屠賤于羊豕悖莫甚焉是以

皇考莅政之初而用爲大禁嚴飭百吏訪緝奸宄造賭具者有刑屠耕牛者有罰執法不移由是鬪狠酣博之莠民屏息而不敢出內則五城衢巷市竊之賊日稀外則商旅恬安宵行野宿少逢劫盜田疇益治井里晏眠摩以歲月乃克致此朕承百度肅清之後故庶政皆從寬大雖中外吏民蒸然向化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然所

育者膏災所恤者善良非謂怙終而不悛者舉可縱釋也近聞奸民倡爲流言以惑衆志詭曰步軍統領緝獲賭博已經奏聞朕置而不問又云屠牛之禁亦開昔周公立造言之刑重罷民之罰謂非此不足以定民志而成道化也勅下步軍統領暨五城御史密訪嚴緝造爲此言者以正典刑各直省州縣有不能治其境內而犯此三者該督撫卽時叅究其或失察朕亦不能爲大吏寬昔

皇考立法之初多方鼓舞故告發賭博隸民加賞有司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議敘而奉行失宜間或有生事以自爲功者自今以往其各官實心查禁若不能禁賭博及造賭具者必以不職罪之打降及屠牛亦然惡萌復生將墮

皇考已成之治化朕滋懼焉爾諸臣其共凜之特諭

嚴禁四惡 乾隆元年

上諭朕聞奸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王所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于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園土者罪有甚矣

三曰打架卽周公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者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之害者莫大于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申嚴究禁戒飭守土之官法在必行日夜捕緝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响馬及老瓜賊而商旅以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聚黨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鎮鮮聞鬪囂娼妓遠藏不敢淹畱于客店此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九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貫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實享其樂利者也朕自嗣位以來蠲免租賦豁除賠累裁革積弊增廣赦條無非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衣食滋植無識諸臣悞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以致大小官吏日旣縱弛民間訛言諸禁以開風聞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卽如天津一帶私鹽橫行無忌恐其他類此者相繼而起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賊善良傷風敗俗也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于

境內者該督撫不時訪察卽行嚴叅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者或被內外臣工核實列叅或朕訪聞得知必以溺職治罪與苞苴受賄賂等決不輕貸爾諸臣慎毋泄泄沓沓自取殃咎戒之戒之特諭

資州直隸州志

卷首二 聖訓

三

